

對傷口的溫柔

博士論文臨床試驗的反思

Gentle Wound Care – Reflections in Doctorate's Clinical Trials

羅淑芬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以實證為基礎的護理日益受到重視，研究方法學也隨之有了變化與突破，在進行博士論文之初，期望透過臨床試驗隨機分派研究設計方式，探討銀離子敷料應用在癌症惡性蕈狀傷口病人的傷口狀況及生活品質之成效，莫不希望能透過此一驗證結果提供臨床照護另一選擇，進而讓癌症末期病人減少因惡

性蕈狀傷口所造成衝擊。但隨著試驗進行，以人為本之全人照護之核心價值，不斷地受到衝擊與挑戰，這也讓我在此過程展開一連串的反思，如何讓我能夠在執行臨床試驗研究的同時，依然秉持護理所強調以研究對象為主軸的核心照護價值。我將此衝擊與反思依序描述如下。



邊教學邊進修博士學位，羅淑芬在進行傷口敷料的臨床實驗過程反思，絕不能因只顧自己的實驗而不尊重病人整體感受。圖為羅淑芬為病人處理傷口。圖／羅淑芬提供

試驗傷口照護 兼顧病人感受

專業受到肯定，個人學識是一重要因素，但是視病如己、如親更是高品質照護不可或缺的元素。頭頸部癌症病人惡性蕈狀傷口通常位於頭、頸、胸部，有別於其他部位的傷口，這些病人的惡性蕈狀傷口，常緊臨氣切管路，因



此在執行試驗介入處置時，總不能換完氣切管旁的傷口，就棄沾滿痰液的氣切管敷料及氣切固定帶於不顧吧！因此在處置傷口之際，我們也會同時更換清潔氣切敷料及固定帶，甚至協助家屬更換沾滿傷口滲液的衣服，每每換一次藥通常會耗掉我一個多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然而這樣的照護模式，不僅讓我們更快地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也讓我不會深陷違反護理專業核心價值的良心掙扎。

決定權交給病家

依據世界衛生組對於緩和醫療照護的定義，期望透過緩解相關病徵進而減少對病人及家屬在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層面的衝擊，以使其獲得最佳生活品質；因此不論試驗結果為何，提供傷口照護方法給病人家屬，再由病人及家屬依其經濟狀況、醫療成效作照護模式的選擇，而非由醫護人員主觀決定何種方法的適切性，此照護思維模式的調整是很重要的。病患家屬A說：「用這種敷料(銀離子敷料)雖然一片要很多錢，可是我覺得花費很值得，以前我家裡都是充滿著傷口惡臭的味道，用這個敷料以後，就不再有臭味了，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值得」。病人B說：「我可不可以自願再做臨

床試驗？用了這個敷料傷口變得乾淨，也不臭了，而且我自己感覺傷口敷料好輕，不像以前用生理食鹽水紗布的時候感覺好重。」

準備末期告知 輔修安寧課題

安寧緩和醫療末期照護倫理強調尊重病人滿足其需求、照顧策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以及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頭頸部癌症病人其平均存活時間約為5月，因此惡行蕈狀傷口照護常面臨的倫理困境包括病情告知、照顧場所等議題。病患家屬B說：「我們不敢告訴他傷口狀況及病情，因為怕說了他就會失去意志，大姐說他現在就像站在懸崖邊的人，如果誰先告訴他，那誰就是推他到懸崖下的人。」所以，在照顧這些病人之際，除了要不斷大量閱讀與傷口專業相關文獻，也同時要熟悉安寧緩和照護在真相告知、家族會議等運作方式，在適切的時機轉介給相關專業人員，以讓病人及其家屬在病人人生最後歷程得以善終。這是在準備研究論文之初，沒有想到會碰上的課題。

面對病人的焦慮感受

末期病人和進展性疾病之家庭主要照顧者面臨較一般群體更高的焦

慮，多數人具有因應技巧進而可以處理較低程度的焦慮感受，然當其因應技巧不足時，輕度焦慮則可能進展成為嚴重焦慮，病人心理或是情緒所關心的事可導致焦慮，病人A指出：「我很擔心傷口，可是放射線、腫瘤科及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很少打開我的傷口看，不知他們是用什麼指標來看我傷口的進展，這個傷口有進展嗎？」如何關心病人所關心的健康問題，並尋找適切的策略，將有效降低焦慮感受程度。

家屬的託付 實證回饋臨床

臨床試驗執行這段期間，我用「緣份」詮釋幫助我完成博士論文的病人及家屬，由於他們的慷慨無私，讓我們的生命軸線有了短暫的交集，他們常說：「妳對傷口好溫柔。」我無法探究是甚麼原因讓他們有這種感受，但是我可以體會，我的出現讓他們不再覺得面對惡性蕈狀傷口是一孤單的旅程，讓他們有依靠與支柱面對病魔的挑戰，縱使病人生命走向盡頭，但他們不曾責怪我沒有把傷口治癒好，反而每一位家屬在病人往生之際，無論多忙都會傳簡訊或是電話，感謝我這段時間的陪伴，並告知病人已經修完人生最後一堂功課。然而真正

要感謝的人是我，因為他們的信賴，讓我得已將所閱讀的文獻知識轉化為無價的臨床照護經驗，我不會忘記病人家屬的託付：「我太太的傷口白天和晚上狀況差很多，妳可以把相片拍回去，有機會要用它來告訴其他護士，如何照顧這類病人。」每每想到此，沒有太多的喜悅，只覺得責任更重，似乎不是只有執行此項銀離子敷料於惡性蕈狀傷口臨床試驗。

在此時祈願上蒼可以給我更多的能力與智慧於惡性蕈狀傷口的照護。



花時間處理癌末病人的傷口，羅淑芬得到病人與家屬的肯定，覺得她對傷口很溫柔，得到病人及家屬的信任。圖 / 羅淑芬提供